

雪女卷



云窗
纪事



刘毅 / 主编

当代中国作家自况体丛书

沈阳出版社

雪 女

雪女是一个女诗人的笔名。

她携一身的柔弱与清秀，从祖国边陲的冰雪小城，“昭君入关”般地远嫁江淮大地，我所居家的文联大院内，晨昏间便多了一个温文敦雅的少妇。她或是提篮小菜，或是手牵小儿，又或者车骑前后一小儿一蔬菜……脸总是红晕且笑吟的。凭我的老到直觉，那笑里既有着几分忧郁也有几分怅然……

我的直觉得到了佐证。近日偶读了她几则诗文，光题目就够沉甸：《今夜有颗骷髅头》、《你好！陌生人》、《活到三十六岁》、《风车回旋的黄昏》、《雪声呼唤》、《向黑夜出发》，这些充满真情和个性的诗文题目，将一个少妇孤独彷徨的心态昭揭

无遗。

因着职业的原因，我的周遭总也有些文学女人。她们天性的敏慧，颖悟的直觉，纯良的心地，以及各揣一本“难念的经”，常使我慨叹万端，爱莫能助。平心而论，我爱她们，更甚于男性。这些可爱的“阴性感情尤物”，因其自身性智的优秀或是局限，注定了难以超越性别超越自我，因而也注定了一生的“红颜薄命”。

雪女深刻的孤子感与悲哀感，实则是整个现代人致命的通感。没有比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更“丰富”更物质化的了。当“金钱神话”将人的内在精神抽空殆尽；当生命仅限于“炒鱿鱼”和“股票暴跌”的恐惧；当“意义的真空”现出狰狞可怖的黑洞，人心的失重，人性的窒息，乃至最终地走向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便是必然的大势。

及时行乐的人们，固然可以沉沦物欲，苟生苟活，但宿命虚无不会自行退隐，它就恶魔般伺伏在人们触处皆是的“存在场”中，随时扼杀着人活的激情，爱的欢悦，幸福的欣慰，成功的狂奋……

不理解人是具有“大限”的生灵，不从根底上认清人性的局限及先天的悖论，不用否定性思维思维一切存在，就不可能理解人的有限性和人的本性，更遑论“超越”云云了。只有当人具有

了内审力穿透性和生死智慧时——真正的存在才开始。

许是雪女先定的灵悟与纤敏，也可能是她身处异乡的深切飘零感，她的诗文较之其他女性作者，更透着一种生命的痛感和异质的情绪。她的无限哀情无处诉说的苦衷，她的超越自身追求崇高情思的渴望与无奈，使她的诗文更贴近自己的真实存在，更无情地思考自己的命运。

只要死是人的最终极命运，虚无和宿命就是人的定数。生存是一种境遇，也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直面的勇气。面对人生的无常、苦难的宿命，我们除了呼唤人性的关怀、相互的温存，更要高昂起人的高贵头颅，面对虚无，击溃虚无，向那些思考命运最终承担苦难的人，向那些以孤独个体顽强对抗人生宿命的人，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勇敢直面并接受否定的东西，生命才能显出自己的深厚和坚强。

愿雪女及雪女们从存在的虚无走向存在的坚实。

王英琦

1999.4

目 录

序	雪女	1
第一章	跟踪	
	童年的麦草垛	3
	铁梅怎么哭了	10
	打着灯笼过年	14
	跟踪	17
	磨坊艳闻	22
	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	29
	春天看风筝	32
	疾病磨练	36
第二章	向黑夜出发	
	你好！陌生人	41
	蝴蝶姑娘	44
	今夜有颗骷髅头	47
	向黑夜出发	50
	一月基督徒	53
	我也曾海誓山盟	57
	爱情练习	60

目 录

第 三 章

我们的影子	65
尴尬事件	70
活到三十六岁	75
尘世参禅	
暮年是这样一种白	81
梦想一个灵魂居住的	
城市	83
羊角朝天	87
人在衣镜中	89
成年人外套	91
本命年	94
进入佛山	96
我丢失了什么	99
让地面浮现一寸之心	102
白云深处的忧愁	104

第 四 章

哭泣的积木房子	
从杭州到苏州的漂流	109
过日子干什么	111
对面是丈夫	115
诗人之妻	117
感孕四季	121
我家独行者	125
柴米缤纷	127
哭泣的积木房子	130

目 录

	音乐的孩子	133
	剪纸	137
第 五 章	星光梦幻场	
	第一场梦：飞山越谷	143
	第二场梦：列车不到站	146
	第三场梦：救火记	149
	第四场梦：回家	152
	第五场梦：过江之鱼	155
	第六场梦：儿子显身	158
	第七场梦：寻找母亲	161
	第八场梦：看戏	164
第 六 章	花瓶之梦	
	木镯玉佩石头链	169
	花瓶之梦	172
	女红素描	175
	素净的花	179
	陪一个女人吸烟	181
	旧信	185
	灯下读书	191
	翻开影集	196
	不花男人的钱	200
	一生的女友	207
	读书美容	214

目 录

第 七 章

生命的高峰

生命的高峰	221
你别让我同去	225
清酒浊泪	230
午夜天籁	237
雪声呼唤	242
孤狼叫月	247
落霞情景	252
手表上的时间	257
松手	263
老鹰在头上盘旋	267
辽阔	271
精神之灯	275
卧铺车厢里的人	278

第 八 章

心灵对话

徐悲鸿女儿访谈录	287
情到深处人孤独 ——访廖静文女士	295
拜见世纪老人艾青	303
美国女孩克丽丝达	306
张海迪的女人观	312
女人情境	317

后 记

第一章

跟蹤



童年的麦草垛

童年的麦草垛有种晕乎乎的阳光味儿，它高而虚飘，纷乱而有序地堆在打谷场或每家农户的小院里，闪着淡黄的暖意的光泽，时而有蜻蜓和蝴蝶落在上面，投给麦秸一小片阴影，太阳又把这阴影一点点挪到另外几根麦秸上，这样静悄悄地进行了一袋烟工夫，一切又恢复到正常。蜻蜓和蝴蝶飞走了，麦秸上面的微光又互相映照得亮了一些。

还有一些灰灰的麻雀，喜欢成群结队地飞到麦草垛上，寻找到一星未收拾干净的麦粒，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啄食起来。有时两只麻雀争抢着一颗麦粒，弄得麦草窸窸窣窣响动，吃到的那只麻雀小脑袋晃悠着志得意满地走开，吃不到的那只麻雀又气愤地寻找目标，警惕地躲避着它的竞争者。

小老鼠也喜欢排着队钻到麦草垛里面，寻找它们的越冬食物，有的干脆就住下了。麦草垛又温暖又有吃的，舒舒服服过上一冬何乐而不为呢？

乡村的孩子们最喜欢爬到高高的麦草垛上去晒太阳，看风筝，望星星，讲瞎话，蹦蹦跳，那是孩子们的天然乐园，也是他们眺望外面世界所能到达的最高点。

我们家也有一大垛麦草，堆得如同小山，几乎齐到了房顶。我们家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爬到上面去戏耍，特别是在繁星满天的秋夜，姐弟几个爬到上面去数星星，看月亮从东方冉冉升起慢慢地向西方滑行，宛如一颗大冰球在徐徐滚动，老远就能感到它所带来的凉意。月亮升到头顶的时候，各家各户都清晰可见了，也有的孩子像我们一样，在高高的草垛上摔跤嬉闹，隐隐的能看到他们翻滚跃动的身影，像上演的皮影戏一样。夜越来越凉了，我们还是不肯回屋睡觉，一个个把身体用麦草埋起来，只露出一颗黑溜溜的小脑袋，像刚钻出蛋壳的小鸡一样互相观望。我就给弟弟妹妹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恐怖故事，吓得他们越发往草垛里面拱，我也被自己的故事吓得不敢钻出来，直到母亲来喊我们回家睡觉了，一个个才壮了胆拱出，相跟着“哧溜哧溜”从麦垛上滑下来，犹如土豆从麻袋里倒下去一样滚作一团。

而我最喜欢和村南的云姐爬到麦草垛上去看放风筝。冬春之际，是乡村的孩子们放风筝的大好时光。特别是在冬天，万物被大雪覆盖了，百

无生气，百无聊赖，这时候天空突然出现龙飞凤舞、鹰来蝶去的热闹场面，多么令人振奋！且云比我大八岁，在我眼里，她是个无所不能的巧姐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。云姐长得并不漂亮，头发稀少发黄，两根细细的辫子像枯草绳一样垂在消瘦的双肩上，小眼睛单眼皮，温顺如羊的神态。鼻子也是软软塌塌，没骨头似的，脸上长着很多洗不掉的雀斑，只有那张樱桃小口给她增辉不少，才没有使一张脸一塌糊涂到底。云姐脾气好，人缘也好，只要别人求到她，她总是有求必应，从不使人失望。云姐的风筝在全村扎得最好，凡是在空中看到那些最大最漂亮的风筝在飞，云姐就用手指着对我说：“看！那条龙是我扎的。”“看！那只蝴蝶是我扎的。”每当这时，我就睁大眼睛看云姐扎的风筝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，仿佛感到云姐那颗美丽善良的心也飘出了躯壳，遨游到千里之外。

云姐还会用麦草编织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，这就是我喜欢跟她在麦草垛上长期厮守的主要原因。

秋天刚刚收割的麦草颜色金黄，气味儿幽香，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暧昧的气息。云姐爱用这些新鲜的麦草编织一些女孩子心中的小东西，给我们这些小不点儿戴在身上，然后她微笑着欣赏自己

的手工艺术，连声说：“好美，好美呀！”

我最喜欢穿戴云姐用麦草编织的小草鞋、小草帽、小发卡、小戒指、小手镯、小耳环、小腰带等，只要我们在麦草垛顶坐上一天，我下来时准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稻草人模样。那时候正是夕阳西下，照耀得我身上这些麦草首饰红黄交错，光焰生烟，而我仿佛是上天派来的草人天使，到人间去完成某种使命。云姐往往在这时就看得发呆，梦呓般地自言自语着：“你真美，简直就是天使降临凡界。”我听后心里更是美滋滋的，心想，这么美丽的首饰即使给我金银财宝也不会换的。

自家的麦草由于面积小，没有长势，往往不如生产队大面积种植的麦草成色好。每当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堆满了连绵起伏的麦草垛时，大人们在打粮食，孩子们便围着麦草垛捉迷藏，一玩就是一天。我也经常跟着父亲去打谷场，从麦垛上抽出一些粗大的麦管回家去吹肥皂泡，因为家里的麦草管太细，吹起来太累人了。

有一段时间我又缠着云姐给我编一套新的首饰，因为我看见她给别人家的小女孩编的那套更漂亮些。云姐被我缠得没办法，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来到我家的麦草垛前，想找一些理想的材料。可找了一圈也没找出几根，便有些沮丧地对我说：“你家的麦秸不好，又细又脆，颜色灰不

啦叽，编出来也不好看。”我灵机一动，给她建议道：“打谷场的麦秸好，又粗又黄，我们俩不如到那里去编。”云姐摇摇头说：“现在打谷场都是人，好的麦秸上都还带着麦穗，让他们看见准以为我们在偷粮食，我不去！”我说：“那我们等明天中午他们回家吃饭时拿剪刀剪些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等他们上工时也不知道是谁干的，行吗？”云姐沉思了片刻，下定决心似地说：“好吧，就依你这个磨人鬼吧。”

第二天中午太阳毒辣辣的，我和云姐一人揣了一把剪刀，各自戴着一顶云姐编织的尖顶草帽，往生产队的打谷场走去。云姐边走边说：“我们从旁边的田里绕过去，找个僻静处去剪，不要让看场院的老头看见。”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，心情不觉有些紧张起来。快到打谷场时云姐拉起了我的手，领我绕过一堆堆粮食，向靠边上的麦垛走去。七绕八绕，绕到只剩下最后两排麦垛了，云姐说：“我们就在这里剪吧，快一点，一人剪两捆就差不多了。”我马上从麦垛上往下拽麦捆，可麦捆垛得死死的，哪里拽得动？云姐见状忙帮我一起拽，两人齐心协力终于拽下来一捆麦子。然后我们俩又一起拽第二捆，第三捆，我边拽边担忧地说：“云姐，麦垛会不会被拽倒，要是倒了把我俩埋在里面可就糟了。”云姐自信地说：“不会，这么粗的

麦垛怎么会倒掉？”等我们拽下了四捆麦子之后，就不言不语地开始快速往下剪着麦穗，云姐毕竟比我大八岁，很快就剪完了一捆。等我也剪完一捆时，忽然听到像有人的声音传来，忙悄悄对云姐说：“听，好像有人，是不是看场院的老头发现了我们。”我们俩马上停止了行动，静下来听那声音来自何处。一静下来那声音就清晰入耳了，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呻吟声，而且那呻吟越来越大，我边站起身边对云姐说：“可能是有人病了，我去看看。”云姐坚决地说：“别去，我们回家吧！”我奇怪平时温柔善良的云姐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冷酷无情，便有意跟她作对似的循着声音跑过去。等我一个麦草垛凹进去的洞里找到人时，却发现是一男一女紧紧搂抱在一起躺在那里，那女的似乎没有看到我，仍在呻吟不止，男的一抬头看见了我，一脸惊愕。我吓呆了，好像知道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正在这时云姐一把拉起我转身就跑，我被她拽得踉踉跄跄，狼狈不堪。我俩跑到刚才剪麦穗的地方，云姐把一捆麦草猛地塞到我怀里说：“我们回家吧！”于是两人各自抱着一捆麦草飞也似的逃出了打谷场。

跑出去一半的时候，我俩已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再也跑不动了。当我们慢慢地行走时，我好像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气急败坏地对云姐

说：“他们两个怎么不被麦垛砸死，真是不要脸，流氓！”谁知云姐却轻轻地摇着头说：“你还小，不懂感情是怎么一回事。”我像不认识似的重新打量着云姐，听着她的话陷入了很深的沉默。

从那以后不再央求云姐为我编织麦秸首饰，我甚至感到麦秸秆上那暧昧的金黄色光泽刺伤了我的眼睛，使我不敢再大睁着单纯而愚蠢的眸子四处打望。后来听说云姐爱上了本村最漂亮的小伙子阿刚，后来又听说阿刚的父母嫌云姐丑，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云姐哭得死去活来。又过了一年阿刚患了急症死去，他的父母才宽待了云姐。而云姐却怀着身孕嫁到外村去了。

我还是经常一个人悄悄爬到高高的麦草垛上去，望望星空，听听天籁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远眺云姐嫁去的那个村庄，只见炊烟袅袅升到了空中，而不知人在烟的下面做着什么，心中就存了很多猜想。而猜想最多的，就是云姐在为她的孩子编织着各种漂亮的麦秸饰品，麦秆上优美的光泽照亮了孩子惊奇的眼睛。